

晚清民国北京报刊白话《聊斋》与白话文推广

张东昀

内容摘要:白话报的普及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关键的群众基础。晚清《北京新报》借鉴北京说书,把“说聊斋”搬到报纸上,栏目一时人气爆表。后主要作者尹箴明被《群强报》挖走,白话《聊斋》读者推动《群强报》销量上涨,一度稳居京城白话报销量榜首。受其影响,各白话报纷纷引入白话《聊斋》小说,成为推动白话报风靡北京的重要力量。白话《聊斋》由文言《聊斋志异》改编,作者借鉴北京评书的表演技艺,在白话说书中与读者互动,作品中留存了大量反映底层读者阅读行为的史料。读者的阅读反馈也影响作者的篇目选择与行文风格,白话《聊斋》从实践维度大幅提升了民众白话阅读的参与度。

关键词:白话《聊斋》 北京白话报 白话文 阅读史料

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白话报已经风靡北京城。1916年8月“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成立,以“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为核心宗旨,标志着学界对国语规范化、统一化的系统性改革正式启动。1917年《新青年》刊载《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简章》,同期“国内大事记”栏目登载《国语研究会讨论进行》,详述此会成立的原委:“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之起原……又见夫京师各报章用白话文体者,其销售之数,较用普通文言者加至数倍。而京外各官署,凡欲使一般人民皆能通晓之文告,亦大率用白话。乃知社会需要,在彼不在此。”^①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是为新文学革命滥觞,而在此之前,用白话文体者(即北京白话报)已经远超文言报刊成为当时的普遍读物。据笔者调查,1916年至1920年间,北京最畅销的报刊是占据底层百姓阅

^①《国语研究会讨论进行》,《新青年》第三卷(1917年)第一号,第4页。

读市场的《群强报》，其热销的核心契机，正是报纸第六版的“评讲聊斋”与“讲演聊斋”栏目。

晚清民国时期报纸上大量长期连载白话《聊斋》小说，主要集中于《北京新报》（“说聊斋”栏目）、《群强报》（“评讲聊斋”与“讲演聊斋”栏目）与《实事白话报》（“说聊斋”与“白话聊斋”栏目）。白话《聊斋》源自北京评书，是北京评书行当家数之一^①，由说书人张智兰首先于《北京新报》连载，之后有尹箴明（本名勋锐，另有笔名湛引铭、勋荇臣）、耀亭等多人参与。白话《聊斋》以《聊斋》为蓝本，采用白话俗语的语言形式，连载时间横跨数十年，读者众多，在晚清民国的北京城掀起重重读报热潮。孟兆臣曾提及白话《聊斋》的北京评书渊源，并梳理主要作者及白话《聊斋》篇目^②；郝凯利就“报纸+评书”双重载体的特性加以阐释，观照评书在晚清民初的存在与演变^③。但对于白话《聊斋》与白话报的盛行及其推动白话文发展的事实，尚缺乏关注。因此，本文结合相关历史资料，揭示白话《聊斋》在报刊推广、文化普及、民众阅读行为改变等方面的突出表现。

一、白话《聊斋》与《北京新报》的发展

1898年8月，维新派人士裘廷梁旗帜鲜明地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提倡办报是“百日维新”新政的内容之一^④。白话报的问世虽起自上海，后来居上者则为北京。1904年，北京报界先声——《京话日报》创办，掀起北京白话报兴盛的热潮，可惜其小说栏目多次调换^⑤，小说连载几次中止，并没有引起过多读者关注。直到1908年创刊的《北京新报》于第6版连载“说聊斋”，北京白话报上才出现了稳定连载的小说栏

①金受申：《评书与戏曲》，北京出版社，2017年，第21—22页。

②孟兆臣：《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聊斋〉白话传播活动——报纸连载“评讲〈聊斋〉”》，《蒲松龄研究》2005年第3期，第33—39页；《从书场献艺到报纸连载——张智兰、庄耀亭、尹箴明的“评讲〈聊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1—4页。

③郝凯利：《报端的“聊斋书场”——论〈聊斋志异〉在清末民初北京白话报的传播》，《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第84—92页。

④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国官音白话报》1898年8月27日，第2页。

⑤曾用过的栏目名包括“小说”“庄谐选录”“庄言录”“道德小说”“社会小说”“短篇小说”等。

目。尹箴明曾回忆《北京新报》上的小说历史说：“报纸上增添小说，不知始于何人。据北京方面说，始于《京话日报》，乍出版便登有《达威德尔侦探记》钟承祖各篇。这些故事全部散见于各说部之中，与原书一样，不必另费笔墨……至于从《新报》有《电术奇谈》，是《白云塔》小说另改了个名目，从此总算新开了一个法门。各报的小说只说什么‘录’，既非出自心裁，又不肯直说这段故事见于某书，甚至把原事故随意增删，或将人名地名儿改变，所为您看着新鲜，因此把书铺的陈小说买的行市都涨啦。这路说法儿，在下也说过几次。后来《北京新报》添上‘白话《聊斋》’，这才不巧立名目了。”^①当时白话报上登载小说并没有固定的程式，报人四处搜罗，挖空心思，终于由《北京新报》编者寻到“白话《聊斋》”这一与评书《聊斋》相关的栏目，由此成为固定的报上小说栏目。

在当时的北京城里，“白话小报繁盛，颇为社会欢迎，虽然小道大时兴，四九城儿恍动”^②。一些报刊试图以尖锐的时评来博得读者的眼球，以具有时效性的独家新闻报道来寻求关注，殊不知在底层民众尚未养成读报习惯的情况下，是难以做到的。而《北京新报》这样一份“外界命名焉儿报，同业诋为畏缩”^③的报纸能够赢得读者，独占鳌头，其关键点就在于“说聊斋”栏目对白话《聊斋》小说的刊载。白话《聊斋》为《北京新报》首创，作者尹箴明说：“由本报硬发明说白话，所为给蒲留仙传传名。”^④耀亭后来在《实事白话报》继续改写《聊斋》，他回忆《北京新报》时期的“说聊斋”时说：“《聊斋》一书，多半皆是寓言，又兼作者笔法玲珑，以故世人多喜阅看，是以不避嫌怨，译成白话，刊于报端。由前清光绪末叶直到现在，已经二十余年……不得已始创白话《聊斋》，用以维持销路。”^⑤可见“说聊斋”正是维持报纸销量的重要手段。《北京新报》创刊一千号时，主笔金辅臣也指出：“白话说书以及戏评等类，无非引人入胜，所以‘北京新报’四个字，才存立到如今。”^⑥

①湛引铭：《讲演聊斋·韦公子》，《群强报》1917年4月10日，第6版。

②耀臣：《庄原录·珠江花舫》，《北京新报》1911年6月13日，第6版。

③金辅臣：《演说·因时制宜》，《北京新报》1911年11月7日，第1版。

④尹箴明：《说聊斋·寄生》，《北京新报》1911年9月12日，第6版。

⑤耀亭：《白话聊斋·考城隍》，《实事白话报》1930年7月18日，第4版。

⑥金辅臣：《演说·本报一千号诉苦》，《北京新报》1911年10月31日，第1版。

1912年3月,《北京新报》因时局混乱停刊十日,为此专门发表《道歉》:

以本报说吧,日出两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份(数儿由着我说,信不信在诸位),停这十天不要紧,每天先得掉两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张(那就别出啦),别的不说,请问心疼不心疼?所以不顾心疼者,皆因本报有点把握,敢说凡爱看本报的诸君,别的报决计不瞧(嫌他们激烈)。只要本报出版一天,诸君就能欢迎一日,多咱本报永远停版,诸君那才不瞧哪(死心眼儿),这也并非阅报诸君,对于本报的感情厚,皆因是各重一路。俗言说的好,爱吃萝卜的不吃梨。第一有这门白话《聊斋》,不差什么的全都注意。再说戏评一门,又与他报不同。虽说停这十天版,敢说掉不了多少报。只要《北京新报》一出版,瞧的主儿是照旧瞧。^①

直接点出停刊期间“不顾心疼”、不怕“掉报”的信心来源于白话《聊斋》和戏评,亦可见白话《聊斋》是支撑《北京新报》销量的关键。

在其他白话报销路寂寥的情况下,《北京新报》凭借白话《聊斋》人气居高不下,吸引了许多热心读者,寄信讨论、催更:“自从本报有这门白话《聊斋》,时常屡接来函。也有谬赞的,也有指疵的。不管怎么样,反正全是爱我们的深心。”^②“上月本馆接了一封信……还说了许多恭维话,大概是爱瞧喽。”^③这些互动反映了广大读者对白话《聊斋》的喜爱。此外,为打开销路、满足读者,《北京新报》还将“说聊斋”栏目的篇章单独结集售卖:“白话《聊斋》成册,本报白话《聊斋》,现将《马介甫》《瑞云》装订成册,每册售铜元二十枚,如向送报人购取,外加脚力钱二枚。”^④

二、白话《聊斋》与《群强报》的兴盛

《北京新报》的“说聊斋”栏目倍受读者青睐,连带着作者尹箴明也很受追捧,因而才有了被《群强报》邀约一事:“后来本报出版,蒙本报总理约说这门《聊斋》。彼时《北京新报》换了主任。”^⑤1912年《群强报》由前

①郁郁生:《演说·道歉》,《北京新报》1912年3月13日,第1版。

②尹箴明:《说聊斋·婴宁》,《北京新报》1912年1月3日,第6版。

③尹箴明:《说聊斋·寄生》,《北京新报》1911年8月20日,第6版。

④《本馆白》,《北京新报》1912年3月19日,扉页。

⑤尹箴明:《评讲聊斋·凤仙》,《群强报》1915年3月9日,第6版。

清大臣端方之子纪堃侯创办,不久转归李饮露^①,不足一年几度易手。1913年,新任负责人陆悲庵(正名陆哀)刊有《启示》:“本报因李君饮露另有他事,于前日让渡与鄙人,此后一切责任由鄙人担负。”^②《北京新报》的勋荇臣、杨曼青诸人入职《群强报》,以《北京新报》为模板如法炮制,设立“评讲聊斋”栏目。

得益于《北京新报》“说聊斋”栏目掀起的白话《聊斋》阅读热潮,《群强报》成功复制《北京新报》的路径,一路高歌猛进。1914年,接手《群强报》约一年之际,主任陆哀说:“当记者接办本报之时,本报销数仅有千余份,屈指一年之中,竟达至两万余份,其销数之增加可谓达于极点。”^③1921年前后,其销量在北京已是首屈一指:“本报发达于北京,传递于外省。虽不敢自居为最多数之报,可是政府各机关及社会各界,不差什么的,看《群强报》的居多。”^④“我常常见到有些拉‘洋车’的,在树荫下坐着一面看报,一面等生意。他们看的,可以说,百分之百全是《群强报》。”^⑤“以《群强报》销数最多,每日要销七八万份。”^⑥1917年前后,勋荇臣成为白话《聊斋》头号人物:“如今人家,全被我气的不吃这门了,就剩我一个人,在这纸篇上招说咧,我有心改换点儿别种小说,偏偏我们总理不认可。”^⑦《群强报》这段销量辉煌的历史被许多人记录在案,并直接指出其热销与白话《聊斋》的关系。据近代著名报人成舍我回忆:“北平的‘引车卖浆’之徒,真几乎人手一纸(《群强报》)。黄包车夫,当没有生意时,即坐在车的踏脚板上,从头到尾一字一句,细细咀嚼……竟常不及一小型的《群强报》多……那时白话文运动,还刚开始,而这张报,却从出版起,就已多半采用了‘三国演义’式的白话体。其中有一栏‘说聊斋’,将文言改

①杨曼青:《演说·本报三千号赘言》,《群强报》1921年1月8日,第1版。

②陆悲庵:《陆悲庵启示》,《群强报》1913年2月9日,扉页。

③陆哀:《演说·本报自矢》,《群强报》1914年1月6日,第1版。

④杨曼青:《演说·本报三千号赘言》,《群强报》1921年1月8日,第1版。

⑤徐铸成:《记〈群强报〉》,《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5—56页。

⑥林华:《忆北洋政府后期的北京新闻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昔年文教追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⑦湛引铭:《讲演聊斋·房文淑》,《群强报》1917年3月1日,第6版。

为白话,尤受劳动阶级欢迎。”^①报人邵飘萍回顾《群强报》的畅销,也提到“然其销量多,亦别有因原在。就是《群强报》上有很好的北京语气的《聊斋志》似的小说……所以看那报的不是看新闻,而是看投其所好的小说”^②。1936年,西阶在《晶报》也述及《群强报》的盛况:“小型报之先河,当推北平《群强报》,本《晶》瞠乎其后者也。《群强》创于民初,用书版式以讲演《聊斋志异》,获得多数读者。”^③《群强报》一度依靠白话《聊斋》使其他报商难以望其项背:“以后,管易贤办了《实报》,很花了些气力,社会新闻、副刊编得很有特色,也售一个‘大子儿’,但终究竞争不过《群强报》。”^④即便是对《群强报》的负面评价:“《群强报》,北京城里底小新闻纸资格最老的,就是个他。凡在北京底小买卖人家和住家户,都因为他是惟一无二底老骨董,所以恋爱他的,总居十分底八九。《群强报》原本没有横行北京底资格,但是经这些骨董家一捧,居然飞遍九城,游尽万户,你说抖也不抖!哈哈!这还不算,现在天津、通县、宣化、张家口也有人盲捧他了。阅报底先生们这样蛮干,活该《群强报》馆起新门面,添设电灯,比那些潦倒底大报馆总阔十倍……这外还有件奇谈,就是‘讲演聊斋’一事。《聊斋》驰名在他底文笔(照旧文学里头辞藻方面说)上,不在事实结构上,只好叫有知识底人看,消消愁,解解闷,到没什么妨碍。惟独把这些鬼怪底传述,当作‘讲演’,印进一般没学问底人脑筋去,不是给他上鬼怪底催眠术吗?我可没说《群强报》呀!你虽飞得广、撒得开,但是我总认你是阻挡社会进化底毒物!”^⑤也不得不承认《群强报》“飞得广、撒得开”的销量及影响。

1913年,《群强报》开设“评讲聊斋”栏目,在袭用《北京新报》“说聊斋”形式的基础上于白话讲说之前增添文言《聊斋》原文,行文中添加对《聊斋》写作理由及笔法的评讲。1915年12月20日,栏目改换为“讲演

①成舍我:《“小型报”的远景——想起十年前手绘的〈立报〉》,刘家林、王明亮、陈龙等编著:《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

②邵飘萍:《中国新闻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其事业之要点》,黄天鹏编:《新闻学名论集》,上海联合书店,1929年,第57页。

③西阶:《群强报主人陆哀逝世》,《晶报》1936年10月24日,第3版。

④徐铸成:《记〈群强报〉》,《旧闻杂忆》,第57页。

⑤陈顾远:《北京城里底小新闻纸》,《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1号(1920年12月),第110—111页。

聊斋”，并舍去《聊斋》原文。事实上，《群强报》并非陈顾远口中“阻挡社会进化的毒物”，相反地，作者在描述《聊斋》曲折动人的情节之外，有意对神鬼狐妖背后隐含的笔锋道理做剖析说明。例如，《讲演聊斋·小翠》有言：“今天更换目录，说段《小翠》。是《聊斋》出名的段子，无如其中离奇得狠。只好缕顺原文，改正着说。”^①其中多次指出小翠是狐仙一事不可信，告诉读者并没有所谓“狐仙的法术”让本来痴傻的富家少爷元丰变聪明，并且带领读者深究故事发生的情理——元丰幼年没有被恰当地养育，“先天秉赋浊，到了三两岁上，处在富贵之家，食用的滋养料多是厚味，举止动作失其自由。这路小孩儿容易得忽惊风，少微一得病，立刻用牛黄、犀角等凉药一镇惊，幸而痊愈，从此就痴呆的很多”；于是先带他捡皮球“活动他的血脉”，“然后教他玩耍，无非鼓舞性情”，之后接受长辈安排“就同床搯股，足加腹上。好像小翠都是引导血脉，将其浊气的功用”，看时机成熟就用热汤“将周身血脉蒸透”^②。作者以一种符合客观现实规律的视角，去看待《聊斋》故事中的奇异之处，批驳原文《小翠》中的迷信思想，揭示蒲松龄以妖魔法术遮盖难言之事的巧妙笔法。作者在故事巧妙变化中寓教于乐，让民众潜移默化地获得破除迷信的教育。这种做法与《群强报》“开通民智、改良风俗”^③的宗旨密切相关。事实上，不仅是《群强报》，“开通民智”是当时白话报界的一大宗旨，这是义和团运动后引发的群体反思，正如《大公报》所说：“自庚子拳乱，创巨痛深，朝野上下呼号奔走，莫不曰‘开民智’。”^④

鲁迅论及小日报时曾说：“通俗的小日报，自然也紧要的；但此事看去似易，做起来却很难。我们只要将《第一小报》与《群强报》之类一比，即知道实与民意相去太远，要收获失败无疑。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⑤以《群强报》来指代畅销报，可见《群强报》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小报”。而根据徐铸成的说法：“（《群强报》）内容主要刊载社会琐闻，如《赛金花访问记》以及今天哪里有庙会、赶集等等，经济新闻，主要是一元换多少铜子票，煤、煤球

①湛引铭：《讲演聊斋·小翠》，《群强报》1918年12月10日，第6版。

②湛引铭：《讲演聊斋·小翠》，《群强报》1919年1月12日，第6版。

③陆哀：《演说·本报自矢》，《群强报》1914年1月6日，第1版。

④《官场之迷信》，《大公报》1907年8月22日，第1版。

⑤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通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及米、面、杂粮的市价。总之,小市民所关心的有关问题,应有尽有。除此以外,京戏的广告最齐全。”^①可见《群强报》新闻主打贴合底层民众生活,真正走出了群众路线。

1913年2月至1922年10月,勋荇臣在《群强报》撰写了长达十年的白话《聊斋》连载,助力《群强报》销量达到顶峰。十年的白话《聊斋》创作,现存120篇,预计超过250万字,是文学、史学研究的一笔宝贵财富。

三、白话《聊斋》热潮的延续

白话《聊斋》引发的白话报轰动效应,激起了各报刊有样学样的跟风,模仿、借鉴、复制,甚至于翻印。《群强报·评讲聊斋·庚娘》的引场诗曰:“一部《聊斋志异》,层层具有精神,文笔曲折意渊深,阅者浅尝莫尽。当日月川德氏,首创评讲之门,口才巧妙语翻新,座客欢迎无任。在下师其成法,逐篇录有原文,诸君若肯细搜寻,亦可匠心独运。听说天津《旭报》,大书释义惊人,不才方幸遇知音,检阅原来翻印。”^②点明天津的《旭报》在翻印《群强报》上的“评讲聊斋”。《评论之评论(上海1920)》有载:“《国强报》,发行有三个年头了。极力模仿《群强报》底办法,自然不会有好结果的。不用‘讲演聊斋’底题目,却用‘说聊斋’底题目。”^③针对这种激烈竞争的局面,湛引铭在《讲演聊斋·小翠》中曾将各家报社抢占白话《聊斋》的热度形容为“急战斋”^④。其他北京白话报纷纷参与白话《聊斋》热潮中,如1920年耀亭在《白话国强报》的“说聊斋”(存4篇),1920年《北京商业日报》的“聊斋演义(佚名)”(存3篇),1921年惕厂在《京话日报》的“白话聊斋”(存2篇),1921年耀亭在《实事白话报》的“说聊斋”(后改“白话聊斋”,存67篇),1922年张畹郎在《小公报》的“白话聊斋志异”(存3篇),1927年剑胆在《北京白话报》的“白话聊斋”(存16篇),1927年徐廉新在《白话晨报》的“白话聊斋”(存1篇),1938年王会隆在《实事白话游艺报》的“时代聊斋”(存1篇)等等,先后推出各

①徐铸成:《另一种小型报》,《报海旧闻(修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第81页。

②尹箴明:《评讲聊斋·庚娘》,《群强报》1914年9月26日,第6版。

③陈顾远:《北京城里底小新闻纸》,《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1号(1920年12月),第111页。

④湛引铭:《讲演聊斋·小翠》,《群强报》1919年1月5日,第6版。

自的白话《聊斋》连载栏目。实际篇目应远超现存篇数,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与其说是争夺市场,分享热度,不如说他们本身就是热潮的一部分;正是由于众多报纸的参与,共同推高了白话《聊斋》在读者中的阅读热潮。这些作品大多仅存连载的某一期,但记录在册的文献量却为研究者提供了窥探当时盛景的一角,其中最辉煌一时的是连载白话《聊斋》近十年的《实事白话报》。

现存资料显示,戴兰生^①主办的《实事白话报》最早于1921年9月出现“说聊斋”栏目,聘请曾为《北京新报》白话《聊斋》双璧之一的耀亭主笔;1927年栏目名称改为“白话聊斋”,现存37篇“说聊斋”与30篇“白话聊斋”。与《北京新报》《群强报》上独页单版连载小说的方式不同,《实事白话报》大张共四版,常常是两个版面刊载四种小说,小说类型相比早期白话报更为丰富,其中耀亭的白话《聊斋》始终于第四版占据一席之地,近十年雷打不动。

《实事白话报》的兴盛亦为当时报界所瞩目,从许多资料中都能一窥其盛景:“试观北京市上所流行的各种小报——尤其是《实事白话报》——每日的销路不下万余份,《晨报》及《京报》简直是望尘莫及!”^②而这份畅销背后也是白话《聊斋》的功劳,据钱玄同等主编的《国语周刊》上家霖的记载:“一般民众最爱看的,竟不是《京报》《益世报》,而是印刷得极坏的《群强报》《实事白话报》……他们并非那样细心地看新闻,乃是看‘夜谈’或‘聊斋’之类的讲演。那种讲演所以能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就因为讲演是纯粹用民众口语里的词儿。”^③这些都表明《实事白话报》曾一度如《群强报》那般因白话《聊斋》独立鳌头,销量首屈一指。随着尹箴明的去世,以及《群强报》上“讲演聊斋”的下架,耀亭开始走进白话《聊斋》热潮的中心位置。《实事白话报》在销量上也趁势超过了《群强报》,有“最为人士所欢迎者,即为《群强》《实事》二报,而尤以《实事》为最”^④的说法。

1932年《实事白话报》主编戴兰生依然留恋白话《聊斋》的热度,对

①戴兰生,原名戴瑞征、戴征,字兰生。1918年8月1日创办《实事白话报》,任职发行兼编辑人。

②黄卓:《政治教育与中国》,《教育杂志》第十七卷第三期(1925年3月),第4页。

③家霖:《到民间去的白话》,《国语周刊》1925年第2期,第10页。

④懒云、翟崇熙:《论实事白话报》,《实事白话报》1924年5月23日,第2版。

其商业价值念念不忘,而广大白话《聊斋》读者更是热情不减。1932年12月1日《实事白话报》刊载了署名“兰生”的文章《白话聊斋·纪白话报刊登〈聊斋〉原委》,作者与谔谔生谈及白话《聊斋》盛行的前前后后说:“即系张智兰首创,后因公忙,无暇握笔,始由其邻居好友庄耀亭君赓续接作,已而庄君又因公忙,由其同事好友湛引铭君代作……由《北京新报》说起,历经《京华新报》,复活之《京话日报》、《群强报》以迄本报,凡关于二公之《聊斋》作品,记者均有完全之保存……想不到《聊斋》改白话,居然红了20多年。不但蒲老先生想不到,就连擅说《聊斋》的张智兰,也万没料到嘴说不如笔说。既然如此,吾报何不扫数说完,成全书。”白话《聊斋》历经《北京新报》《群强报》再到《实事白话报》,高潮迭起,蔓延至其他报刊,从1909年到1930年作品连载始终未断绝,留给编者的震撼久未散去,编者决定由谔谔生“修正后重登,所有未说各段,将来即由谔谔生君担任继续”^①。此番说法,意在为下一步翻印和重演造势。

北京地区之外,民国时期全国各大报刊也争相刊载白话《聊斋》小说,更多的《聊斋》白话作品形成蔓延之势。1930年朱述尧在《文艺俱乐部:新天津附刊》的“讲演聊斋”(存1篇),1934年杨早春、冯昭英在《益世报(天津版)》的“译聊斋”(存3篇),1935年张白鹭在《社会日报》的“聊斋连环图画”(存60篇),1941年《弹词画报》的“起码说书·弹唱聊斋”(存6篇),1946年倏如在《捷报》的“科学聊斋”(存5篇),其他报刊如《小说月报(上海1910)》《妇女杂志(上海)》《津汇月刊(天津1934)》《春柳》《金刚钻》等也刊登过白话《聊斋》改编作品。篇目众多,对传播《聊斋》影响巨大。这些仅为《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现存的白话《聊斋》篇目,因年代久远许多报刊资料散佚,真实篇目应远高于现存篇目,足见白话《聊斋》影响甚大。

四、白话《聊斋》的评书传统与语言特色

在白话《聊斋》出现之前,评书《聊斋》于北平蔚为大观,为说书场上顶顶卖座的评书家数。许多以说《聊斋》著称的前辈赫赫有名,如德月川、忠敬之、周鸣九、刘逢源、刘岚仲、雷岚川、邹福久、世殿成、曹卓如、董

^①转引自孟兆臣:《中国近代小报小说研究》,朝华出版社,2020年,第423—424页。

云坡、松寿卿等^①。书场中观众为说书人连连叫好,齐如山说:“到客栈茶馆听书之人,比到戏馆听戏者总数多百倍。”^②《北京新报》主编借鉴当时书场《聊斋》的卖座,为报刊引来大批读者。报人小巫在演说《报馆与戏园书馆颇相似》中指出《北京新报》模拟书场的办报策略:“不得不迎合阅报的眼光儿(非此不可),引阅报的兴会,因此才把一份报,仿佛弄成大杂烩一般,好歹材料全得有,而且这种白话报还得夹杂着凑趣逗哏,直不亚如戏园书馆一样……所以诸位爱看戏听书,不如多看几份报……如同听戏听书一样。”^③报刊小说改编自古典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稀奇,适逢评书《聊斋》正是书场热门,编者顺势引入白话《聊斋》,以类似书场聊家常的形式刊于报上,为北京市民送去充满市井气息的白话作品。尹箴明、耀亭以“说书的”自居,白话《聊斋》尽可能地模仿说书,与书场“口说”相对,形象地自称为“笔说”,多次表示“说书的嘴,向来是有话即长,无话即短”^④，“我们是动笔,道中先生们不动笔,可得废唇舌”^⑤。《北京新报》《群强报》上白话《聊斋》作品都遵循着统一的体式,按照书场说书活动惯例,每篇开首有引场词《西江月》,之后或和读者闲聊家常,报篇名介绍人物或闲话时事,再之后就是正话开讲。尹箴明、耀亭还遵循书场规矩,每次连载以“且说”开篇接续上次连载,结尾处留下悬念作为“扣子”,有利于读者连贯前后,把握情节发展环节,并产生阅读期待。

白话《聊斋》之所以广受欢迎,与其中夹杂土语、俗语的语言风格脱不开关系。《聊斋志异·胡四娘》中有一个婢女桂儿为主子打抱不平,与二娘以眼睛打赌的场景,原作:

四娘有婢名桂儿,意颇不平,大言曰:“何知吾家郎君,便不作贵官耶?”二姊闻而嗤之曰:“程郎如作贵官,当扶我眸子去!”桂儿怒而言曰:“到尔时,恐不舍得眸子也!”二姊婢春香曰:“二娘食言,我以两睛代之。”^⑥

①湛引铭:《讲演聊斋·房文淑》,《群强报》1917年3月1日,第6版。

②齐如山著,鲍毓埠编:《故都三百六十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页。

③小巫:《演说·报馆与戏园书馆颇相似》,《北京新报》1910年12月14日,第1—2版。

④尹箴明:《说聊斋·莲香》,《北京新报》1912年2月9日,第6版。

⑤湛引铭:《讲演聊斋·保住》,《群强报》1919年12月23日,第6版。

⑥蒲松龄著,任笃行辑校:《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修订本)》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1358—1359页。

《北京新报》“说聊斋”栏目刊载尹箴明的白话讲说,作:

这天大家又这们叫四娘,桂儿可实在憋不住啦,站在大家身后头,大声儿的说:“我瞧你们这些位,可真有点拣老实的欺负,你们怎么见得我们这位四姑老爷就不能大富大贵哪?将来准不能够平步登云吗?”

胡二姑娘一听,由鼻子里直哼嗤,说:“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别假充高眼啦(留神管撞柜的新活吧),就凭这个姓程的,他要能够作了官,你把我的眼睛挖了去,拿脚踹泡儿。”

桂儿说:“二姑奶奶,我瞧您也不过此时这们说,不信真到那个时候,怕您又舍不得了吧?”

二娘刚要答碴儿,谁知转过二娘得力的丫头,名叫春香,也要前来假充高眼。^①

可以看到,无论是胡二姑娘说“你把我的眼睛挖了去,拿脚踹泡儿”,还是“答碴儿”等用词,在语言上都更直白浅近,更加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1917年,胡适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最后一事即为“不避俗字俗语”:“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②1919年,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中也指出白话散文的凭借之一即为留心说话^③。白话《聊斋》用生活化的语词搭建起故事的骨架,巧妙引导读者进入故事,感受故事中的人和事,正是其魅力所在。

白话《聊斋》在白话文运用上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京话口语为基础,形式灵活、驳杂而随意,以轻松诙谐、长于逗哏的特色博得众多民众青睐。在晚清时期白话文学还未被学界奉为主流,各方言区在“言文合一”的旗帜下竞相发展,不加限制地“先做起来”,事实上几个方言区自发地涌现了各自的白话报,如《无锡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等,而最终成气候者仅限于北京白话报。胡适主张写白话文学要“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④,早期《北京新报》“说聊斋”栏目中恰恰体现了这种特点。现存尹箴明第一篇“说聊斋”作品《邢子怡》,于首次连载中介绍白莲教余党杨氏,原文为“滕有杨某,从白莲教党,得左道之术。徐鸿儒诛后,

①尹箴明:《说聊斋·胡四娘》,《北京新报》1910年11月19日,第6版。

②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二卷(1917年)第五号,第10页。

③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一卷第二号(1919年2月),第182页。

④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四卷(1918年)第四号,第290页。

杨幸漏脱,遂挟术以邀。家中田园楼阁,颇称富有。至泗上某绅家,幻法为戏”^①,尹箴明改写为:“这个滕县有个姓杨的,就是白莲教的根儿,一切左道旁门,冤人的玩艺儿,还是研究的挺好。家里头也很够过的,真是田园楼阁,称为富有。这个杨某总不死心,满市街假托变戏法儿,还是打算就中取事。每到一处,雇上几个碎催,先打个馆子。”^②尹文中多为口语化的表达,“白莲教的根儿”是什么?可以理解为“白莲教余孽”,也可以理解为“白莲教的根基”,其表意是生活化、口语化的,是不确指的,但对于北京人来说又如聊家常一样亲切,其意自明。“还是研究的挺好”中“还是”一词也稍显随意,更多出现在无目的口头闲谈中,显得句子主谓结构松散。可见白话《聊斋》在初登报端阶段,就是胡适笔下的“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以北京方言口语为基础,呈现高度口语化的特征。

作者对说书范式多有模拟,白话《聊斋》因而也不再强调文言《聊斋》叙事言简意赅的艺术风格,而是更加突出话本小说写人细致入微,写景如临其境,写事入情入理的铺陈渲染手法——“人家原文是文话儿,有时候一句话里可以包藏着好些天的事。要叫我们用白话儿一说,可非补叙出来不行。有时候文笔的玩意儿,可以意到笔不到,我们要是不给添上,看着就不合情理啦”^③。如《张诚》主旨写兄弟恭,叙及兄长因幼弟帮自己砍柴被老虎叼走后,情愿自刎而死。之后兄长得菩萨点化还魂,离家寻访幼弟张诚,结局一家团圆。作者没有长篇大论烘托神仙的法术,而是就父子之情、兄弟之情等人情事理详加描摹,“只是‘父恐其亦死,时就榻少哺之’统共几个字,我说了一篇,约在二千四百上下”^④,作者感于父子情深,于文章中反复言说:“且说张老头子进到西小屋儿看看张讷,见他哼咳不止,爬起卧倒的,大概是脖项疼睡不着,只可凑近跟前,说:‘你饿不饿呀,我给你做点儿什么吃呀?’……心中一急,眼泪早淌下来了,说:‘你既不能自己吃,待为父的喂你些儿就是了!’张讷爬伏在枕上,老头子蹲炕边儿前头,一手举碗,一手拿筷箸送到嘴边儿上,说:‘你张嘴呀!’”^⑤

①蒲松龄著,任笃行辑校:《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修订本)》第3册,第1601页。

②尹箴明:《说聊斋·邢子怡》,《北京新报》1910年7月22日,第6版。

③尹箴明:《说聊斋·云翠仙》,《北京新报》1910年8月22日,第6版。

④湛引铭:《讲演聊斋·张诚》,《群强报》1919年3月18日,第6版。

⑤湛引铭:《讲演聊斋·张诚》,《群强报》1919年3月17日,第6版。

“文言整体上崇尚简洁,中心语前的修饰语不会太复杂。”^①白话《聊斋》突破了文言书写的诸多局限,凭借修饰语的丰富与灵活,令语义指向愈发精确,进而能够表达更加细腻复杂的情感与思想。作者并非有着较高社会地位与科学视野的上层知识分子,他们与普罗大众情感共振,思维相通。行文中以现实人事扩充《聊斋》故事,用细腻充满温情的笔触叙写出一幕幕富含人情味的话本体小说。作品与说书场审美旨归相吻合,在闲话与议论中忧心时事民众,于嬉笑怒骂中娱心娱情。

五、白话《聊斋》与白话文推广

白话《聊斋》引领白话报兴盛的过程,也是白话文应用与推广的过程。《北京新报》以“开通民智”为口号,面向的是众多需要读报学习知识的普罗大众,其时“计算我中国的人,不识字的占一多半;识字的人,不通文理的占一多半。如今要开通风气,印书不如印报,印文话报不如印白话报”^②。白话报最初就是为识字少、“不通文理”的人创办的,白话《聊斋》自带人气,为报纸招揽来大批读者,是当时报人解决销量难题的明智之举。

由晚清白话报热潮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存在一个白话《聊斋》兴盛的时代。这期间《北京新报》和《群强报》引领了北京的白话阅读市场,白话《聊斋》长达二十余年不间断的连载,通过扩大白话文阅读群体改变着社会语言的基础,从而在“五四”之前,使白话报阅读逐渐成为普通市民的生活常态,白话文作为书面语逐渐深入人心。1916年陈懋治觉察到“京师白话报纸,其每日销数,较文言之报销售最广者,殆三倍而强”^③,陆基由白话报的盛行意识到,白话文已成为“日用必需之国语”^④。可见,白话文作为书面语逐渐深入人心,触动了作为社会文化风向标的精英阶层,甚至习惯文言的士人都对白话文普遍接受,恰如国语研究会编者所言,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已“断断乎无可疑者”^⑤。整个社会文化的语言基础发生

①文贵良:《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600页。

②彭翼仲:《本报忽逢知己》,《京话日报》1904年10月28日,第1版。转引自胡全章:《近代中国报章之兴与文体之变》,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225页。

③陈懋治:《国民学校改设国语科意见书》,《中华教育界》第五卷(1916年)第八期,第3页。

④陆基:《改国民学校国文为国语科议》,《天津益世报》1916年8月16日,第7版。

⑤《国语研究会讨论进行》,《新青年》第三卷(1917年)第一号,第4页。

了根本性变化,孕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变革已经水到渠成。

学者在研究白话文运动时,往往热衷于强调白话文相关理论的创新,却忽略读者群体的接受,而晚清民国报上白话《聊斋》正是白话文推广中反映底层读者阅读行为的重要史料。阅读研究可分为文学批评和历史审视两种路径,文学批评理论侧重研究读者反应批评,以观照读者阅读行为;历史审视指对遗留下的文本从读者角度审视当时社会的阅读行为,例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历史学家首次审视近代早期欧洲流传下来的廉价印刷品,试图描述当时普罗大众的精神生活”^①。白话《聊斋》的载体,如《北京新报》《群强报》《实事白话报》等北京白话报都是在当时印刷粗劣但销量颇丰的大众读物,前文已备述,而其中出现的读者阅读行为更为丰富:

1. 白话《聊斋》作品几乎每篇首次连载都提及读者来信,体现了读者对篇目选择的参与和反馈,而作者创作也受到读者篇目选择的影响。例如《评讲聊斋·香玉》开篇有“皆因上月承史筱蒲先生来函烦演的,所以不能不敬献”^②,《评讲聊斋·婴宁》是源于“去春有位孙桐轩先生与本馆通函,烦说这段儿”^③,《评讲聊斋·庚娘》也是有人多次烦请:“不想有一位缪良臣先生,连来两次信,词意很是恭维,单烦在下说这一段《庚娘》。”^④开篇与读者的互动,记录了他们对选读篇目的殷殷期盼。书信来函源源不断,民众阅读热情时时不减,是白话《聊斋》阅读行为影响作者选择的证据。

2. 作品记录下读者对作品的审美诉求与阅读需要,从而影响了作者的思路 and 观点。《聊斋》作为传世名作,许多读者对其白话改写有审美诉求,与此同时作者也会考虑广大白话读者的阅读期待。例如一些读者认为作品失之低俗,而有些读者认为作品情节场面不够热闹,读者观感是作者重点关注的内容:

上回的《娇娜》,说的不大花哨热闹,仿佛我犯了书呆子气的似的。这里头有个原故。因为六月间我在劝业场楼上喝茶,有个卖报的让人看报,座中有几位文明人说,现在《北京新报》的《聊斋》,与小

①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和方法》,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6页。

②尹箴明:《评讲聊斋·香玉》,《群强报》1913年12月29日,第6版。

③尹箴明:《评讲聊斋·婴宁》,《群强报》1914年8月5日,第6版。

④尹箴明:《评讲聊斋·庚娘》,《群强报》1914年9月26日,第6版。

马五的《纺棉花》一样,专能警下等社会的人,糟蹋蒲老先生的好书,所说不上怎么好来。

人家闲谈,鄙人也不便答言,后来我细揣摩人家的话,实在也是爱本报并《聊斋》的美意。故此上段儿《娇娜》,我改了一改笔路,按着德月川先生批讲的样子说的。^①

作者意图扭转一部分读者看轻白话《聊斋》的观点,不希望作品被读者视为与“小马五的《纺棉花》”同类,于是积极吸取读者意见,更换笔路,开始努力评讲出《聊斋》原著中文笔精妙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报刊作者以读者为中心的写作审美取向,观照出读者大众对白话《聊斋》既诠释文学价值又能再现热闹情节的多重需求。

3. 读者对故事中语典事典有不理解之处,有请求讲解的需求,作者都会加以注意并多有关照,这也是读者通过阅读获得知识的过程。例如《评讲聊斋·花姑子》中有对花姑子“插紫姑未竟”之“紫姑”的解释:

前两天这段儿书上说有“插紫姑未竟”一句,在下因为是个极俗的老玩艺儿,而且近于迷信,又与本文无关系,所以没细说,不想这两天屡接来函,且有友人面询,故此今一天把这典故叙一叙。这件事出在《荆楚岁时记》上,是子胥之妾,其大妇名曹姑,其姓未详……因受大妇凌虐,于正月望日身死。世人于此夜做其形状于厕所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曹姑亦归去,小姑可出。”岁足觉重,便是神来,设酒果供之,便觉跳躁不住,此是南方迎紫姑如是。^②

一些读者对事典的好奇说明,大多数白话《聊斋》读者对古代典籍不甚了解,白话《聊斋》受众恰如前文所述更多是“引车卖浆之徒”。《聊斋》作为中华历史文化资源,也应当服务于有这种精神需求的普通民众。

4. 作品中随处可见作者谈及当时社会的新鲜事物以及北京城百姓身边发生的奇闻轶事。新鲜事物例如作品中叙及出行活动会有汽车、火车、轮船、邮政、电报等新事物,男女交往会谈及“握手礼”等新式礼仪,显然这些新奇事物被提及意在引起民众兴趣点。作者在描写叙事之余注重联系当时社会的时政与百姓生活,例如1920年9月6日和9月28日《群强报·讲演聊斋·娇娜》多次叙及的大饥荒事件与1921年3月4日《群强报·讲演聊斋·邢子仪》开篇提及的加仓习俗。1921年3月4日《群

^①尹箴明:《说聊斋·商三官》,《北京新报》1912年10月26日,第6版。

^②尹箴明:《评讲聊斋·花姑子》,《群强报》1914年5月23日,第6版。

强报》“演说”栏目登载了杨曼青的《说添仓》，提到北京去年的旱灾，加上之后的蝗灾，导致大量难民“有窝铺住，再凑合着有顿粥”就算“添仓”^①了，民生艰难至此。1920年，黄河流域夏秋出现亢旱灾情，直隶等华北五省逾300多个县市灾害横行，饥民逾上千万人，死亡灾民更是超过50万人。这些在白话《聊斋》中都有体现，作者为缺粮少食的民众发声曰：“新秋节，京城地方，蒙诸大善士提倡添设许多减价售米处，再说万想不到又补放了一拨前欠的旗饷……卖货的人多，买食物的人少……一则纸币只值八十多铜元……有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②白话《聊斋》是和民生紧密结合的作品，当民众过着饥肠辘辘的生活时，白话《聊斋》创作者很难独善其身地在作品中空谈《聊斋》奇闻，而是更多在作品中代民众呼吁，这也是其作为热销读物的作者对民众生存现状的痛惜与记录。

白话《聊斋》贴近民众，趋近读者，设身处地抓住读者阅读的兴趣点，很多与读者的互动背后蕴含着与底层民众的情感共鸣。老舍的小说《我这一辈子》开篇，主人公自述幼年记忆说：“我记得好几段聊斋，到如今还能说得很齐全动听，不但听的人都夸奖我的记性好，连我自己也觉得应该高兴。可是，我并念不懂《聊斋》的原文，那太深了；我所记得的几段，都是由小报上的“评讲聊斋”念来的——把原文变成白话，又添上些逗眼打趣，实在有个意思！”^③张恨水也在其小说《春明外史》中引入“讲演聊斋”相关的情节：“这老李搬了一张方凳靠着大门，口里衔着旱烟袋，手里拿着一份《群强报》，看小说讲演聊斋，正自有味。”^④像老舍、张恨水这些作者，他们笔下有生命力的作品都来源于对社会的深度观察，白话《聊斋》和《群强报》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说明它们在当时已经深深融入了市民生活，产生广泛影响。许多人将《群强报》的白话《聊斋》视为收藏品，小商贩也将其看作商机：“若以出版到而今说，存有本报全分的，本京极少也有个千而八百家，再说满街市小摊儿上，单裁出《聊斋》小说卖的很有，

①杨曼青：《演说·说添仓》，《群强报》1921年3月4日，第1版。

②湛引铭：《讲演聊斋·娇娜》，《群强报》1920年9月28日，第6版。

③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全集（修订本）》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96页。

④张恨水：《春明外史》，魏绍昌、吴承惠编：《鸳鸯蝴蝶派小说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只要爱看,就可以买得全。”^①白话《聊斋》作品中记录了众多读者一步步接受白话文的过程,胡适说:“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②从白话到国语,语言是社会交流的工具,文字是文化的载体,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前提是社会层面的“通行”,也就是社会大众的普遍接受。从这个角度来看,白话《聊斋》对白话文的推广功不可没。

结语

白话《聊斋》原本是白话报想借书场的热度而出现的栏目,却意想不到地超越了书场说书,助力《群强报》等“飞遍九城,游尽万户”,对于白话报的风行,以及北京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度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变革已经水到渠成。

在谈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时,人们往往归功于胡适等人的推动,而忽略当时白话文环境的根本性变化。1923年陈独秀说:“常有人说:白话文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③胡适、陈独秀等人之所以在与章士钊的文白辩驳中立于不败之地,是因为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白话文已经逐渐为大众所认可。这背后离不开白话报的蓬勃发展与助推,而白话《聊斋》正是激发白话文阅读需求的有效手段之一。白话《聊斋》甫一出世时还未有后来“五四”甚嚣尘上的理论争辩,众多晚清民国白话报刊以“先用起来”的方式先把白话文推广开来,有效提高了民众的白话文阅读参与度,从而加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变革进程。

【作者简介】张东昀,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①湛引铭:《讲演聊斋·毛大福》,《群强报》1920年12月27日,第6版。

②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四卷(1918年)第四号,第293—294页。

③陈独秀:《答适之》,陈独秀著,乔继堂选编:《陈独秀散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0页。